

宋本十三經註疏

附校勘記

春秋穀梁傳注
疏附校勘記

丁仁煒署檢



光緒甲辰季秋影阮
氏文選樓原刻本遵
殿本重校附校勘記
點石齋印書局發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其傳則士勛疏稱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則當爲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爲傳其學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案此注在公羊傳卷十一此傳定公卽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既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已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既誅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漢書藝文志載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傳亦各十一卷則經傳初亦別編范甯集解乃併經注之疑卽甯之所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條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以三月別屬下文頗疑其割裂然考劉向說苑稱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穀梁春秋知穀梁經文以春王二字別爲一節故向有此讀至公觀魚于棠一條葬桓王一條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一條曹伯廬卒于師一條天王殺其弟倭夫一條皆冠以傳曰字惟桓王一條與左傳合餘皆不知所引何傳疑甯以傳附經之時每條皆冠以傳曰字如鄭元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後傳寫者刪之此五條其削除未盡者也甯注本十二卷以兼載門生故吏子弟之說各列其名故曰集解晉書本傳稱甯此書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今考書中乃多引邈注未詳其故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略例百餘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勛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歟士勛始末不可考孔穎達左傳正義序稱與故四門博士楊士勛參定則亦貞觀中人其書不及穎達書之賅洽然諸儒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旣乏憑藉之資又左傳成於衆手此書出於此人復鮮佐助之力詳略殊觀固其宜也其疏長狄睂見於賦一條連綴

於身橫九畝句下與注相離蓋邢昺刊正之時又多失其原第亦不盡士勛之舊矣

春秋穀梁傳注疏按勘記序

阮元撰盧宣旬敬錄

大藝論云穀梁善于經豈以其親炙於子夏所傳爲得其實與公羊同師子夏而鄭氏起廢疾則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今觀其書非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竝引尸子說者謂卽尸佼校爲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後遂亡逃入蜀而預爲徵引必無是事或傳中所言者非尸佼也自漢宣帝善穀梁於是千秋之學起劉向之義存若更始唐固應信孔衍徐乾皆治其學而范甯以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著爲集解晉書范傳云徐邈復爲之注世亦偶之似徐在范後而書中乃引邈注一十有七可知邈成書於前范甯得以摭拾也讀釋文所列經解傳述人亦可得其後先矣漢志經傳各自爲帙今所傳本未審合併於何時也集解則經傳竝釋豈卽范氏之所合與范注援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唐楊士勛疏分肌理理爲穀梁學者未有能遇之者也但晉豕魯魚紛綸錯出學者患焉康熙間長洲何焯者焯之弟其所據宋槧經注殘本宋單疏殘本竝希世之珍雖殘編斷簡亦足寶貴元曾按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統合唐石經元版注疏本及闕本監本毛本以按宋十行本之譌元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按勘記十卷釋文按勘記一卷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單經本

唐石經

凡十二卷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曰臺臨定哀四公卷朱槧補刻錢大昕金石文跋尾曰龔公篇朱槧重刻成公篇重刻者居其半借公篇亦假後來重刻却不避城字炎武謂昭定哀三卷亦朱槧補刻則考之未審矣

經注本

宋槧殘本

余仁仲萬卷堂藏本兼載釋文宣公以前缺自宣公以後分卷與石經合今據何焯校本

單疏本

鈔宋殘本

章丘李中麓藏文公以前缺自文公以後分卷亦與石經合亦據何焯校本

注疏本

元本

亦據何焯校本

十行本 凡二十卷附監毛三本同又何燾所記諸舊本尙有南監本一種今案南監本卽十行本故不開出

關本

監本

毛本

[illegible]

星南方雙邊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是也云云川岳崩竭者謂周語云訓王之將亡川震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

亡河竭而商亡岳是山之類則梁山沙鹿崩是也云云鬼神所屬者舊解以為鬼神即宗廟是也此說則與後世言人棄

制敘宗廟之災則直宣王於左傳云伯有之鬼為厲是也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焉此說則與後世言人棄

即語云杜伯射宣王於左傳云伯有之鬼為厲是也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焉此說則與後世言人棄

皆小雅君臣之禮廢則秦風之風典也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

路塞則白駒之詩賦詩至小雅卷而感詩者謂周道之衰微此五事為仲尼作春秋也故孔叢云孔子

大子之傳作詩以刺之云桑扈之風典也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

奏者谷風詩人刺其君無德故令國內之人得其所刺者小雅卷而感詩者謂周道之衰微此五事為仲尼作春秋也故孔叢云孔子

與上故文作不異但述作之體賦詩文耳其詩之怨彰者角弓詩小雅卷而感詩者謂周道之衰微此五事為仲尼作春秋也故孔叢云孔子

彭彭放言白駒者以父子是人倫之端首六親之莫大故先言之其次則有君臣若君臣廢則上下無序故次桑扈

小弁後言白駒者以父子是人倫之端首六親之莫大故先言之其次則有君臣若君臣廢則上下無序故次桑扈

之或當隨使而言更無次第之例知者白駒是也天垂象見吉凶偏見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孟行增脩

王之詩而言在商王之詩下是無先後之次也天垂象見吉凶偏見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孟行增脩

德政德政天垂至德政之詩下是無先後之次也天垂象見吉凶偏見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孟行增脩

亦是天德為之故揚言垂象以包之云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孟行增脩

善惡褒貶等皆所以示勸懲成敗之原存亡得失之理此言此者明聖人雖作法應上不能用也言我教誨汝王諱諱然

藐藐藐亡履霜堅冰所由者漸也故我言觀貌然而不入此詩大雅抑扁刺厲王之詩也云履霜堅冰者易坤卦

初六爻辭象曰履霜堅冰履始凝也馴至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

其進至堅冰也引之者取積漸之義也馴至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

今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體亡也觀古朱千設而君權喪也喪易復反下陵上替僭逼理極替他計反天下蕩

蕩王道盡矣四夷至矣與夷狄無異也舊解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說也云交侵者謂交相侵伐也云華戎同貫者

城由周以來故附詩刺幽王云斬伐四國又曰國統卒斬及宣王幽王并為夷狄所敗則此段序意論宣王之積漸不直

春秋之時明矣云幽王見周平王東遷者周本紀幽王既得褒姒廢申后而褒姒大子宜臼申侯與鄭人及犬戎伐幽王於

驪山之下盡取周地而遷乃與諸侯就申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遷俗名是也云兩觀已下者昭三十五年公羊傳入

子家駒謂昭公曰諸侯不立兩觀周大夫之借諸侯侯矣公曰吾何事君之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入

之權喪失也云云僭逼理極者謂僭上逼下之理至極也據君大權言之是逼下以臣陵君是僭上或以為直據臣言之理

亦通也云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又苦怪反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

者言法度廢壞盡也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又苦怪反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

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音大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又反政化不

足以被羣后也義反孔子至也音大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又反政化不

足於被羣后也義反孔子至也音大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又反政化不

足於被羣后也義反孔子至也音大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又反政化不

足於被羣后也義反孔子至也音大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又反政化不

足於被羣后也義反孔子至也音大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又反政化不

足於被羣后也義反孔子至也音大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又反政化不

足於被羣后也義反孔子至也音大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又反政化不

足於被羣后也義反孔子至也音大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又反政化不

足於被羣后也義反孔子至也音大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又反政化不

足於被羣后也義反孔子至也音大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又反政化不

義非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邇，最爲高也。二曰道家，漢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本蓋出於史官，周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讓。

民時此實所共聞也。其所以爲之者，蓋以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也。因法家流凡千七百篇，蓋出於一時之所共聞也。

選官信實少量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三老五更是以望愛鄉士大夫射是以

而不知別親疏也曰觀家流凡十二家百七篇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

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尚詐譏而棄其信入曰韓家流凡二十家四百三篇蓋出於秦自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九曰農家流凡九家百一十四篇

蓋出於農稷之言播百穀勸農桑以足衣食故入政一日食二日黃孔子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也此九家之所皆起於王運既微諸侯分政各引一端樂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於

諸侯云微言應者仲尼沒而微言絕故云隱也云異端起而大義乘者謂同說儒家三傳各異俱述經旨而理味有殊也微言絕大義乘亦藝文志文
左氏以鬻拳云東爲愛君○鬻音有
父公內格爲用豐穀梁以鬻取巨父爲尊且不納子斗

爲內惡○糾居公羊以祭中養君爲子祭側妾母轉夫人爲合正以兵東焉遂君是人主可尋而魯也以納幣爲用

豐是居喪可辱而婚也以拒父爲尊但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料爲內惡是執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讎是

神器可得而闕也。○闕本又作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嫡丁居反。本非嫡亦同。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

○強其說
○左氏至者也○傳曰豐稟兵謀在莊十九年文公納幣在文二年衛輒拒父在
○黃二年不納子糾在莊九年祭仲廢君在桓十一年姜氏弑夫人在襄二年
○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爲

夫至富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

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舍以音捨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難乃反凡傳至

得曰三傳殊異皆以過經爲主當者謂中於道也言聖人之經以必中爲理其理既中計無差二而三傳殊說故范氏言不得不擇善而從之云三傳殊說者若隱二年子氏之說僖八年用致夫人之談是也擇善而從之季姬之遇鄧子注云

左氏近舍人情是也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者謂若子糾衛輒范氏注別起異端季子
翊刃注云傳或失之天子六師方伯一軍示以變幣南季之聘傳言非正范所不取是也而漢興以來瓊望碩儒古回

反各信所習是非綏錯○錯七準裁靡定○裁在代反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父子異同謂劉向好綏石渠

栗其居反閭名漢帝時使諸儒講
 論異於石渠閣也分爭爭鬪之爭
 廢興由於好惡○短時善反
 盛衰繼之辨○字書云謂或作明乃骨反字詁云
 訥遲於言也○包咸論語注云遲鈍也
 其

蓋非道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

氏之學不傳二傳之得也云父子異同之論者若劉向注意穀梁子說專精左氏是其異也而說伯父子及陳元父子皆
習之天稜石渠校文之處分爭者若劉向父子言之理亦通云石渠漢之學名論事校文多在其內故陳元子皆
是也云穀梁氏之學與仲舒之義立宣帝善穀梁而千秋之進起劉向之意存也云穀梁
與公羊師若武帝時公羊師董仲舒有才辨穀梁師江翁性兩公羊於是大興穀梁遂兩傳其後魯人樂廣善穀梁
也息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至。豔音無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左氏至已矣。釋曰左氏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離比事
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左氏至已矣。釋曰左氏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離比事
稱也云其失也至者謂多敘鬼神之事預言禍福之期申生之詎狐突苛餒死不受舍伯有之厲彭生之妖是也云清而
婉者謂清義通若論隱公之小惠處公之中知是也云其失也短者謂元年五始益師三稱美惡不擇同辭貴賤不嫌同說
謂才辨思非也云其失也俗者若單伯之淫叔姬鄭子之請魯女論叔術之妻便是非說季子之兄弟飲食是也云沒身
而已矣者三傳難說春秋各有所長短明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又作龍頓駕子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
子姪。姪注左氏傳云兄子曰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
。近附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近附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
送之意也升平者晉之年號或謂大梁是十二次名也先君謂肅之文公也門生同門後生故吏謂昔日君臣江
餘之屬是也兄弟子姪即即親戚之等是也六籍者謂易詩書禮樂春秋也服杜者即服虔杜預也何嚴者即何休
嚴彭祖也近十家者謂晉已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周應麟孔濟江熙程闢孫仙民徐乾劉焯胡鈞之等故曰近十家
也范不云注二傳得失直言注穀梁者淺末學言舊解以爲服杜何嚴皆深於義理不可復加故不論之以注穀梁者皆
不經師匠故偏論之或當注穀梁者淺末學言舊解以爲服杜何嚴皆深於義理不可復加故不論之以注穀梁者皆
方便注穀梁故言其短也於是乃商略名例數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顛報之德昊天亡極本又
作吳亡。匍匐墓次死亡無日。匍音蒲又音扶。從弟墮落。從才。二子泯沒。泯音忍。天寶喪子。天寶喪子。何痛如之今撰諸子
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墜音直。從弟墮落。從才。二子泯沒。泯音忍。天寶喪子。天寶喪子。何痛如之今撰諸子
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於是至集解。釋曰南粵名例者即范氏別爲纂例百餘條是也言昊天者
橄弓文也集解者撰集諸子之言以爲解故曰。集解壯預云集解者謂集解經傳與此異也。

中書門下

牒奉

勅國家欽崇儒術啓迪化源眷六籍之垂文實百王之取法著於緗素皎若丹青乃有前脩詮其奧義爲之疏釋播厥方來頗索隱於微言用擊蒙於後學流傳既久譌舛遂多爰命校讎俾從刊正歷歲時而盡瘁探簡策以惟精載嘉稽古之功允助好文之理宜從雕印以廣頒行牒至准
勅故牒

景德二年六月

日牒

工部侍郎叅知政事馮

兵部侍郎叅知政事王

兵部侍郎平章事寇

吏部侍郎平章事畢

以行小惠曰小道也。朱先施兄是窮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伯夷爲世子其父尙存兄弟交讓而歸。周父沒之後國人立其仲子可謂求

穀梁主流

卷一

陽公二年

111

原卷

申之也又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殺之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退賊親親之道也
申傳曰稱地謹之也明此稱地亦是謹耳
申兄弟注君親至之恩○釋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明不志本意仲子朱姓也婦人爲性妬字
申恩成風反注同仲子惠公之母也與左氏傳同方鳳反及下同○疏母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左氏亦以仲
幸桓之母今穀梁以爲孝公之母也與左氏傳同方鳳反及下同○疏母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左氏亦以仲
先善成風明母以子氏直屬戚屬而巳成風便是唐公之母此文正與彼同故知仲子是惠公之母也鄭云左氏疾
羊若言仲子桓之母故也然則魯女得並稱伯姬叔姬宋女何爲不得並稱仲子也鄭云亦爲仲子也鄭云亦爲仲子也
羊若言仲子桓之母故也然則魯女得並稱伯姬叔姬宋女何爲不得並稱仲子也鄭云亦爲仲子也鄭云亦爲仲子也
歸公成風之說傳稱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則此不解夫人理亦當然也文五年春正月王使
叔隗舍且歸傳曰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仲子乃孝公時卒而來書言來也秦近西戎能藉中國怒而不責其晚故言來
故違而月之范以不貴秦後因惠公之喪而來歸則亦勿忽而不貴言來也秦近西戎能藉中國怒而不責其晚故言來
時故注云昭例時母以子氏崇禮諸侯仲子早卒無由追贈故因惠公之喪而來贈之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
書月以謹其晚也母以子氏崇禮諸侯仲子早卒無由追贈故因惠公之喪而來贈之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
也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不書贈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具玉曰
含錢財曰賻四馬曰乘舍口實○乘禮證反從疏贈者至曰賵○釋曰士喪禮賵用兩馬此用乘馬者禮大夫以上皆乘
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二尺以上是也士喪禮賵用其馬大小則異故何休云天子馬曰龍高
馬東甬何休云東甬謂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二尺以上是也士喪禮賵用其馬大小則異故何休云天子馬曰龍高
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義猶遺也還是助死之禮知生者是謂之賜死者賜棺或當覆者衣服之名故送死之衣亦名賜
也衣多少之數喪大記小斂之衣若十九稱大斂之衣若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天子蓋百三十稱斂衣稱數不同
期所隨禮服亦當有異但所賜者未必具其制聖先備無預不敢斷其多少也含有貴口之名周禮玉府大夫喪其含玉則別
其類無傷口中珠或大夫用珠也其多少之數士喪禮用貝三則天子以下同用三明矣何者寶口當無多少之異故也
同禮之文諸侯含必當用璧受五年注云諸侯含用玉又此傳直言貝玉曰含者璧亦是玉之別故同禮子男執璧亦
禮之文特爲先代法則於理通耳○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平者謂非
凡非卿大夫盟信○及者至不日○釋曰盟會言及別內外尊卑言及上下序此言及者是晉之敵人傳云卑者之盟不
而書不言公以公實任故亦書曰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襄三年六月公會云己未同盟於雞澤是稱公
而書日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是卿盟亦曰此不書日是卑者例不書日八年傳云外盟不
日許內而外也其間有內之公卿不日外盟亦日皆當條列有宿邑名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來者來朝也其弗謂

